

丈註貫
通聯讀

繪圖白話四書

國語四書

●孟子卷之七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
六章

孟子曰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則又理之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乎全體而無

不盡其心者

由其能窮天理而無不

知其性也

既

知其性則知

其所從出之

天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然心非徒盡而已又當有以存之性非徒知而已又當有以養之惟是

存其心

操而不舍焉

養其性

順而無害焉此心此性乃天之所與我者今奉承而不違若此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小心兢業惟恐失墜蓋

所以事天也

前之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茲之存心

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至於知天矣而或以殀壽貳其心非智之盡事天矣而或不能修身以俟死非仁之至尚非立命之道也惟知

天而

殀壽不貳

事天而能

修身以俟之

是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善之存順而沒寧

所以立命

也

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

莫非

天命也

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君子當修身以俟之

順受其正已

矣是故知正命者必擇地而蹈不立乎巖牆之下以取覆壓之禍彼夫盡其道

而死者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乃正命也若夫枉桎死者非正

命也

○孟子曰我見人之皇皇焉各有所求也今姑無辨其當求不當求亦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得失係於求不求是求有益於得也若是者何求乃在我者

也若仁義禮智性之所固有者是也又有物於此求之有道而不可妄求得之有命而不可必得是

求無益於得也若是者何求乃在外者也若富貴利達凡物皆是也人奈何舍有益之求而營營於無益之求也哉

○孟子曰人之生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蓋萬物皆備於我矣此理之本

然也有是本然之理反諸身而皆如惡惡臭而誠則其行之不待勉強樂莫大者於此

焉夫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強推己及人恕而行之庶幾心公理得而求仁之莫近

於焉

○孟子曰

人倫日用之間皆有道之所當然與其所以然者乎知之明而審識之精而察是在乎行習之人也乃往往

行之

而於其所當然者茫然

而

不著焉習矣

而於其所以然者昧然

而不察焉

夫不行不習而不著不察猶有待也行且習矣而不著不察尚何望乎是以

終

身由之

未嘗不行不習

而不察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

心也存養惡之良心也是故

人不可以無恥

人苟

無恥之

為心是能改可恥行從善

之人終身無復心辱之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人可以不恥哉乃有

為機械變詐

之巧者

其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自以為得計直

無所用

愧恥心焉

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今無所用恥則即不恥一事已

不若人

將事事不若人矣

何若人之有

○孟子曰

為君者當屈已以下賢為士者貴不枉道以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宜各盡其道者也我觀

古之賢王

往好在士

之善而忘之勢

已即

古之賢士

亦

何獨不然

大樂其約

道而

忘人之勢

士自重則君愈重士

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

夫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使之乎。乃今之士實自輕哉又何怪乎君之慢士耶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以遊之道大凡今之遊士皆有意於人之

知者也殊不知知與不知在人。我何預焉。惟是我有自得具為我者而無所求於人世。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

囂。斯得其遊之道矣。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所得之善尊我之德以自重所守之正謂之義謂之義

樂。我之義以自安有以自重何慕乎人爵之榮則可以囂囂矣。惟其然故士而

窮也不以貧賤而移不失義也達也不以富貴而達不離道也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義者所以勵行砥節於已也窮

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道者所以興道致治於民也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

焉。不古之人其得志也澤加於民所謂民不失望者是也其不得志也脩身

見於世。所謂士得已者是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入而不自得也又何不

囂囂之有哉

○孟子曰人貴自立不貴因人古稱能作人者莫文王若矣然文王不世出如必待文王而後興者乃凡庸

民也。若夫豪傑之士。

具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有為儒與文王其人者。並生一時。固相得而益彰。即不然。而拔起流俗之中。

雖無文王猶興。

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而氣稟有不齊者。但任天者常少。而任人者常多。人苟以豪傑自命。則凡民也。而豪傑矣。是又存乎立志何如耳。

○孟子曰。

人之學問德器存乎內者也。而往往於外之境遇。徵之設有人於此。一旦

附益

之以韓魏之家。

鮮不侈然自足。

而如其自視。

仍復

歛然則。

必其謀之內者深。而外物不足以為加損其識量之。

過人遠矣。

○孟子曰。

好逸而惡勞者。民情也。然

以佚道使民。

如播穀。乘屋之類。則

雖勞而不怨。

喜生而惡死者。民情也。

然也。以生道殺民。

如除害去惡之類。則

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

欲辨主術。但觀民情。

霸者之民。驩如虞也。

具主上本欲邀結愚民。故民亦一時欣喜。不能久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君心本非以干譽百姓。而民亦忘之。如萬物之熙然於化日之中。而不知天之德也。殺之往往得怨。王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

非有心於殺之也。故

殺之而不怨。

馬利之往往以為功。王者因民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也。故

利之而不庸。

馬遷善則必知誰之

所為。王者輔其性之自然。似自得之。非有強也。故

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所謂皞皞如者。如此然。則王霸之相去遠矣。

夫君子所過者化。

身所經歷之處。人無不化也。

所存者神。

心所存主之處。便神妙不測。莫知其然而然也。是惟天地之化。

育萬物則然而君子直

上下與天地同流

舉一世而甄陶之

豈曰

如霸者之塞其罅漏而

小補之哉

○孟子曰

君以仁厚之言加於民謂之仁言有仁愛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謂之仁聲皆足以感人然口惠之虛文何如實德之昭著故

仁言不如

仁聲之入人

深也

法度禁令謂之善政道德齊禮謂之善教皆足以得民然政所以制其外教所以格其心故

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

是以

善政民畏之

而不

善教民愛之

而不

善

政

行則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故

得民財善教

行則不遺親不後君而

得民心

求治者宜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

能必由於學

人之所不

待

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知必由於慮

所不

待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彼

孩提之童

何學何慮然

無不知

愛其親也及其

稍

長也

亦未嘗學慮然

無不知敬其兄也

所謂良知良能者此也乃人於

孩提稍長之愛親敬兄而忽視之殊不知

親親

者

仁也

仁主乎愛而愛莫切於愛親

敬長

者

義也

義主乎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所以云者

無他

以愛敬發於至性分之雖一人之私然人無異性性無異情

達之天下

而無

也

人誠知仁義不外於愛親敬長則由不學慮之知能而擴而充

之以端乎至孝至悌之量而仁義亦可勝用矣

○孟子曰

時有寂感心有動靜人之觀聖人者不能得之寂然不動之時而不得不驚異於感而遂通之際即以舜言之當

舜之居深山

之中與木石居與麋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

者幾希

耳豈知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特未有感觸耳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應

甚速而無所不通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蓋其體甚裕故其用甚神寂感動靜之間豈有兩人哉

○孟子曰

有所不為不欲者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人誠能明以察之健以決之

無為其

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

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者皆於是乎在我所望於人者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

人之存心必有德而德無慧則失之惡人之處事必有術而術無知則失之拙彼夫安常處順慧知不生徒為庸福之人耳若

人之有德

之慧術

知者恒存乎疾疾

災患之中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即如人盡臣子也彼得君父之心者其為忠孝亦易事耳安

見出人頭地哉

獨

彼遠之

臣孽子

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忠孝既難自致護間因之易生

其操心也

危其慮患也

必深

久之而精誠畢見材識日增

故

於事理之間無微不徹無曲不通其達也

哉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孟子曰

人品不同
畧有四等

有事君人者

不過為奉事
人君之人其

事是君也

則惟以阿
狗逢迎

為容悅者也

此鄙夫之事要婦
之道不足言矣

有安社稷臣者

國家所賴以安社稷之臣彼
絕不以富貴自利為心惟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可謂忠矣然猶
一國之士也

有天民者

非比無位之凡民乃能全
盡天理而為天之民其窮

也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
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故其

達也必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是則非
一國之

士矣然猶
有意也

有大人者

德極其盛無意無必惟
其所在而上下化之

正己而物正者也

易所謂見龍
在田天下文

明者非聖人
其孰能之

○孟子曰

人知人世之樂至
王天下極矣豈知

君子有

性分
中之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

存焉

即如父母兄弟天倫也彼夫有父母兄弟而不知其樂者無論已乃往往慕我詩
痛唐棣興懷致傷於天倫之缺陷皆亦無如何也若君子以純孝之思而幸際

父母之

俱存

以友恭之
誼而適當

兄弟之

無故

一堂具慶至
性藹然此

一樂也

若夫天畀我以所生之理人同
我以秉彝之良而或私累日滋

問心多疚其為踴
躍也甚矣君子則仰天而

不愧於天

馬
人而

俯而不忤於人

馬心安理得
動息自如此

二

樂也

既得於已又思廣以及人使傳
道無徒亦名教之憂也苟盡

得天下

英才而教育之

則斯道之傳
得之者眾天

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樂有大於此者乎？此

三樂也。

君子有此三樂而可窮可達可塞。可通彼勢分之樂何足與此？故曰

君子有三樂而

王天下不與存焉。

夫三樂之中一條於天一條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為君子者當知所從事哉。

○孟子曰

德性之與事功相為體用者也。然事功其後起者也。因乎時位德性其先定者也。本乎天成吾於君子見之矣。彼君子之行道以土地人民為之資也。如使得一國而君

之地闊而廣矣。民聚而眾矣。

廣其土

則政教之及者弘眾其民。

則德澤之所施者博而

吾道庶幾得以行矣。

君子

豈不欲之？然土雖廣

未盡乎土也。民雖聚未盡乎民也。仁民之心無窮而此之所及者有限故

所樂不存焉。

若使土不但廣也而且

中天下而立

但眾也。

定四海之民。

控制六合奠安兆姓舉一世之民物皆被其治教之澤而吾道得以大行矣。

君子

豈不樂之？然此有待於時

位之至非其現在者也。若夫君子

所性

得于天之全德則又

不存焉。

蓋

君子所性

雖得所欲

大行

性自如也。

不加焉。

雖不得所欲

窮居

也吾性自

不為

損焉。

蓋凡物之不足者可加有餘者可損由其分數未定也。惟

君子之性自天賦之為定。命自我得之為定理。萬善咸備本無不足也。何一毫可得而加一物不容本非有餘也。何一毫可得而損。

分定故也。

然君子所

性

仁義禮智

人所同具之性也。但人為氣拘物蔽而失之耳。惟君子氣稟清明物欲無累故是四德渾全而無所虧欠。堅定而不可動搖已植

根於心

矣。由是誠

其生色也。

惡可已乎

晬然見於面

焉。清和潤澤示人以可親。一四德之光輝

也
益於背

馬豐厚盈溢示人可象一四德之充滿也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馬動靜妙於從心舞

踰出於自得一四德之發越也蓋內之所積者極其盛則外之所發者不容掩君子所性之端如此其所得於天者本如是其全也豈窮達所能加損哉而所欲所樂信乎不足以語性矣

○孟子曰

王道以得人心為本雖非以之整結也而感應之理自有不爽者試以文王言之當時商紂無道播棄耆老

伯夷

者

辟紂而

居北海之濱

馬

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

有

太公

者

辟紂而

居東海之濱

馬

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夫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文王得仁人之歸者凡以其善養老耳然則

天下有善養老

如文

則之

仁人

如伯夷太公之德必將

以為已歸矣

夫文王養

今
老之政何如觀其治政者而可知矣匹婦不蠶無以衣也則一天授以

五畝之宅

而

樹牆下以桑

使

匹婦蠶

之則

帛有所出而

老者足以衣帛矣

畜養不時無以食老也則

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

孕字

時

則肉有所出而

老者足以無失肉矣

一人不耕或授之餽又安得一事老也則授之以

百

畝之田

使

匹夫耕之

於是粒食有所出不但供老者而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此文王治岐之政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豈有他哉亦國民自有之利而利之耳如五畝百畝不過

制其

田里

也耕桑雞彘不過

教之樹畜

也由是

導其妻子使

即其田里樹畜之所得養以為衣帛食肉之具以

其老

焉足矣披

五十

始衰

非帛不煖七十

既衰

非肉不飽不煖不飽

則不免於飢寒而

謂之凍餒

而

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惟此利教天下

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

之謂也

豈家為賜而人為給哉此可見文王養民之政即養老之政惠而不費初無難行之事何今之君而不舉而行之尚安有仁人之歸以繫天下之心哉

○孟子曰

人君為治必先厚民生而後可以正民德誠知民財之源不可不開也驅民以力農而

易其田疇

焉取民以什一而薄

其稅斂

焉則地利所獲甚豐而賦稅所供有限閭閻之間家給人足矣

民可使富也

又如民財之流不可不節也於是治為法令

食

之以時

而非時者禁焉定為章程

用之以禮

而非禮者禁焉則富厚之資以撙節而益裕

財不可勝用也

若此者以為養民之道耳而不止為養民之道也夫

民非水火不生活

其為用誠急宜夫人之所甚惜矣乃

昏暮叩人

之門戶

以

求水火

而無弗與者何哉可知水火之為

至足矣

乃民非菽粟不生猶之水火而菽粟之足

每不如水火之足者由上無以使之也

聖人治天下

開財之源節財之流

使民有粟菽

亦

如水火

之至足焉

夫救粟不足則有無相軋聖各戕賊無所不至其為不仁實甚

救粟如水火

則雖教化未興而相親相睦風俗人心日趨於厚

而民焉有

不仁者乎

足民之效如此為治者當知所從事矣

○孟子曰

言人之至者莫如聖人言聖人之至者必曰孔子以

孔子

所處地位而言在魯國則為魯國一人其殆如

登東山而

小魯

乎非魯果小也處東山之高則四封遠邇皆在指顧之內而魯失其為大矣在天下則為天下一人其殆如

登泰山而小天下

乎

天下果小也處泰山之高則九州疆界皆在俯視之中而天下失其為大矣道之在孔子者其大如此

故

自人之見聖道者而言其殆如觀於海者難為

水

乎蓋海者水之會未觀於海則凡水皆水也一觀於海而凡水不足以動其視矣其殆如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乎

聖門言之宗也未遊聖門則凡言皆言也一遊聖門而凡言不足以鍊其聽矣道孰有大於孔子者哉夫聖道固大豈無為之本者哉今天水行於地必源頭深遠故湍急不息欲觀水者

觀水

者

有術

必觀其瀾

則知其源之有本矣日月麗乎天必體魄明朗故無微不照惟

日月

之有明

容光

之

必照焉

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然則孔子之道川流原於教化即水之由原而達委也光輝根於篤實即日月之由明而生光也其大而有本何以異此然則欲學聖人者豈一蹴所能至哉

今流水之為物也

必足此而後通彼

不盈科不行

進必以漸在水猶有然者况

君子之

志於道也

而可無漸乎必積累之功至於成章之地然後優而游之候其自化而聖道於我乎達矣苟所積不厚而無得於文章之著其何以盡其大會其本而達於聖道也哉

不成章不達

有固然者學者亦惟循序漸進焉而可矣

○孟子曰

舜為古之大聖其善非止一端然有人於此自

雞鳴而起

自孳孳

然心向於公而

為善者

未必即至於舜而率此向善之心其為善將何所不至乎是即

舜之徒也

止一端然有人於此自

雞鳴而起

孳

孳

然心向於私而

為利者

是雖未必即至於蹠而充此徇利之心其為利將何所不至乎是即

蹠之徒也

夫舜之與蹠其善惡相去遠矣而為舜則

舜為蹠則蹠皆從雞鳴時之一念始然則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

故此心發動之初出於善即入於利出於利即入於善

利

與善之間

不容也而舜蹠之分實始於此人可不惕然深省於謹獨之功也哉

○孟子曰

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何異端競起而其說之紛紛也有

楊子

者厭徇外之無實而僅

取為我

充其為我之心

即拔一毛

而利天下

之大彼亦較量於爾我之間而

不為也

況所損有不止於一毛者而為之乎其一於為我知此有

墨子

者欲自私之無用而主於

兼愛

充其兼愛之心即

摩頂

以

踵而可

利天下

為之

也況所損未至於頂踵而何不為之乎其一於兼愛如此是二子者其為執一而失其中也不待言矣時又有

子莫

者知楊墨之失中也度於二者之間而

中

其為我不至如楊子之絕物其兼愛不至如墨子之徇人然則其

執中

也此之

為近之

然道無定形中無定在必隨時變易與世推移乃所謂權

也今執其介於楊中而無權時之輕重以為中則楊氏執為我之一猶執一也

其為可惡所惡執一者何哉為其賊吾仁義道也蓋仁義時中之道千變萬化

而為我害仁兼愛害義舉一而廢百也有衛道之責者可

○孟子曰飲食在人口本自有正味也但飢者甘食不暇擇渴者甘飲不暇擇是

皆不甘而以為甘未得乎飲食之正味也而所以失其飢渴害之也然豈惟

口腹有飢渴之害而失其正味哉貧賤人之所不堪即人心之飢渴也富貴人之所欲

害之也可知人心亦皆有害然則貧賤之害心無異於飢渴之害口腹人能貧賤自安而

貴審之而不失其正無以飢渴之害口腹為心害則識見高明超然於流俗之外持守堅

歸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魯柳下惠吾人知其為和和者若嫌於不介矣自我觀其所守遺佚阨窮可

必心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其和而不流如此豈

○孟子曰

天下之事不貴於有為而貴於有成有人於此心不安於暴棄志方勵於進修而奮然以有為者辟若掘井矣

蓋有為期於成猶掘井期於得泉也若

掘井

至九軼

之深已有及泉之漸矣

而不及泉

而遂止焉是力怠於垂成而井置之無用猶

為棄井也

然則有為者始勤而終怠進銳而退連其歸於無成也與棄井者何異哉

○孟子曰

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世道升降之機也而心術行事之間不能無辨焉吾觀

堯舜

之於道也生而知安而往渾然仁義而無待一毫之修省蓋純乎天

性之也湯武

之於道也學而知利而行實踐乎仁義而所性之本體以復蓋盡乎仁而

身之也

夫性之者誠之至也身之者誠之存也是帝王

之道也

五霸

者外飾仁義之名以內濟其貪欲之私蓋

假之

而無其實者

也始而假之猶自知其非真有至於居之不疑

久假而

不歸

則

惡知其非

真有也

是其始也用心於飾詐之為而以之欺人究也安意於功利之習而併以自欺此所以終不可入堯舜之道而為三

王之罪人也

○公孫丑曰伊尹

當嗣王之不惠也嘗

曰予不狎

見

於

不順義理也乃

放太甲於桐

使親近成湯之墓以興起其善心而當時之

民大悅

蓋悅其能行權以匡君過也及

太甲

悔過處仁遷義而

賢

又

反之

於毫而立以為君而當時之

民

大悅

悅其能善君而生民有主也由伊尹之事觀之然則

賢者之

為人臣也

苟遇

其君

之不賢

則固可放

之而無傷於君臣之大分

與孟子曰

伊尹

之放大甲上為宗社下為民生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念者也使為臣者若無伊尹之志

而欲效伊尹之為是專權自利

則篡也

惡可哉為人臣者甚無以聖賢不得已而為伊尹之事

則

亦處變之權庶乎其

○公孫丑曰詩

有

曰不素餐兮

信斯言也則君子必有功於人國斯可食人之食也今君子不仕而無功於人國宜其耕

而食矣乃晏然享國君之養是

君子之不耕而食

直無解於素餐矣敢問

何

說

也孟子曰君

子

之功不必仕於人國而後見也即其

居是國也

其言論足以經邦其表儀足以範俗如

其君用之

而言得行則

則

以

安而社稷固矣

富

而府庫充矣

尊

而主位崇矣

榮

而生民戴矣是治隆於上實君子之居國成之也

其子弟從

之

而教得行於下與

則

各親其親而人則

孝

矣各長其長而出則

弟

矣內有實心而存之

忠

矣外有實事而發之

信

矣是俗美於下亦君子之居國成之也夫

上焉有功於君則食君之祿不為廢下焉有功於民則享民之奉不為泰所謂

不素餐兮孰

有

大於是

者哉子以為不耕而食多見其不知君子也

○王子墊問曰

天下之人上而公卿大夫則有常職下而農工商賈則有常業莫不各有所事也而

士

居其國不知其果

何事也

孟子曰

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

尚

志

而不使所趨向者溺於卑污而已是士之為也外若無所為而中實非無所事也